

中国北方 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ZHONGGUO BEIFANG MINZU WENXUE BIJIAO YANJIU

郎 樱 ◎ 著

1487650

中国北方 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ZHONGGUO BEIFANG MINZU WENXUE BIJIAO YANJIU

郎樱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87650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北方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 郎樱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105 - 11983 - 7

I. ①中… II. ①郎…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
学—中国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2055 号

中国北方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赵 朝

封面设计: 金 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hs.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768 千字

印 张: 51

定 价: 1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983 - 7 / I · 2313 (汉 265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目 录

第一编 史诗比较研究

北方民族英雄史诗论	3
我国史诗的类型及其分布	22
三大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	28
史诗的神圣性与史诗演唱仪式	38
听众在史诗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	47
史诗的母题研究	56
英雄的再生	
——突厥语族叙事文学中英雄入地母题研究	69
玛纳斯形象的古老文化内涵	
——英雄嗜血、好色、酣睡、死而复生母题研究	82
居素普·玛玛依及其演唱的史诗《玛纳斯》	100
《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民间文学	120
《玛纳斯》的悲剧美	137
史诗《玛纳斯》的家族传承	152
《玛纳斯》传承人现状调查研究	162
《江格尔》与《玛纳斯》中的神女、仙女形象	180
突厥史诗与希腊史诗之比较	192

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圆形叙事结构

——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之比较 203

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诗之比较

——一组古老母题的比较研究 214

论维吾尔英雄史诗《乌古斯传》 229

柯尔克孜族史诗论 256

柯尔克孜族狩猎史诗所体现的古代先民生态观 272

克普恰克部落英雄史诗 281

乌古斯部落史诗 297

新疆：史诗的宝库

——简论新疆史诗的成就与特点 316

第二编 维吾尔文学比较研究

维吾尔古代文学经典《福乐智慧》 327

《福乐智慧》与维吾尔传统文化 341

《福乐智慧》的多层文化结构 353

《福乐智慧》的善行观

——关于善与人生的一场精彩辩论 365

中华文学格局中的《福乐智慧》 376

《突厥语大辞典》的文学价值 383

民族迁徙与维吾尔族文学的振兴 397

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文学 407

维吾尔察合台文学 420

突厥碑铭文学 432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及其特点 440

从《霍斯罗与西琳》到《帕尔哈德与西林》的演变看波斯与维吾尔的
文化交流 452

维吾尔木卡姆与维吾尔文学 469

剑与火

——黎·木塔里甫的诗歌创作	474
---------------------	-----

第三编 东西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西域文化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	487
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496
西域歌舞戏对中原戏剧发展的贡献	506
西域佛教戏剧对中原戏剧发展的贡献	518
东西方民间文学中的“苹果母题”及其象征意义	533
东西方屠龙故事比较研究	548
东西方文学中的独眼巨人母题	
——东方文化的西流	563
日本埃努族的祭熊仪式与我国北方民族的熊崇拜习俗	575
盘瓠神话与日本犬婿型故事比较研究	593
隋唐燕乐与日本的雅乐	603

第四编 萨满文化比较研究

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	615
萨满与口承文化	
——萨满文化在口承史诗中的遗存	626
北方民族鹰神话与萨满文化	639
突厥史诗英雄特异诞生母题中的萨满文化因素	646
《玛纳斯》与萨满文化	655
西北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遗俗	663

第五编 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 679

西部大开发与新疆民族文化建设

——新疆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 690

文化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疆文化建设 710

柯尔克孜族史诗传承调查 720

哈密地区维吾尔田野调查报告 799

第一编 史诗比较研究

北方民族英雄史诗论

一、中国史诗与北方英雄史诗带

(一) 中国史诗

随着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东渐,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传入我国,“史诗”(Epos)一词就是其中之一。18 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在其著作《论史诗》中指出,“史诗”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为“说话”。只是由于习惯相沿,这个词才与用诗体写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事联系起来。^①目前,关于史诗的概念,常被指描写英雄事迹的长篇叙事诗。大量歌颂英雄丰功伟绩的传说以书面或是口头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在西方,史诗主要指《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叙述英雄传奇经历和事迹的英雄史诗。关于史诗的定义,《维基百科》“史诗”条目写道:“史诗是一种以长篇叙事为体裁讲述英雄人物(来源于历史或是神话中)的经历或是事迹的诗。”我国的《大百科全书》“史诗”条目是这样说的:“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通常指以传说或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古代民间长篇叙事诗。史诗主要歌颂每个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战胜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然灾害,抵御外侮的斗争及其英雄事迹。”这些是关于史诗的国内外传统的定义。

我国是一个史诗蕴藏量极为丰富的国家,约有各类史诗数百部之

^①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320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多，它们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地区，除知识分子用“史诗”（Epos）一词之外，人民群众对“Epos”一词并不认同。因为，每个民族对史诗都有自己传统的称谓，如柯尔克孜人民称史诗为“交毛克”（joomok 故事），维吾尔人民称史诗作“达斯坦”（dastan 叙事诗），哈萨克民众称史诗为“吉尔”（jer 古歌），蒙古族人民称史诗为“陶兀勒”（tuul 故事），藏族人民称史诗为“仲”（sgrun 广义为故事，狭义指《格萨尔》），侗族民众称史诗为“嘎公古”（gagonggu 古老歌），四川彝族称史诗为“穆莫哈玛”（mupmop hxamat 口头传颂的诗歌）、韵文体史诗称作“勒俄”（hnewo），壮族称史诗作“四么”（saw mo 师公诵唱的史诗），湘西苗族称史诗作“杜奥特”（dut ghot 古老诵词），朝鲜族人民则称史诗为“苏萨什”（susa shi）等等。

中国本土史诗传统与西方史诗传统不尽相同。因而，我国对史诗的定义和范畴的界定，也有异于西方对史诗（Epos）的界定，其含义及所指也是有同有异。西方的史诗，以希腊史诗为“典型”，强调史诗一定要有战争，一定要描写英雄传奇与英雄事迹。其实，这一西方的史诗概念，并不能涵盖我国南方与北方民族的史诗传统。例如，我国南方各民族中流传着大量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南方民族的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活态”史诗，是无法用西方史诗定义所概括的。在早期的突厥—蒙古古诗中，也有许多史诗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例如，至今在柯尔克孜民众中口头传承的《考交加什》，描写神箭手考交加什因触怒母野山羊神而受到报应，被母野山羊神施魔法定在悬崖边冻饿而死的故事。类似文种活态的、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史诗，在我国南方和北方民族中均大量存在。因此，如果以希腊史诗为典范、强调描写英雄传奇与英雄事迹的史诗概念，来附会我国丰富多彩的史诗的话，那么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只会模糊我们的视界，使中国史诗类型的丰富性贫乏化”。^①

此外，尽管史诗与叙事诗的概念难以严格区分，但是，在我国，

^① 巴嘎曲布堪：《南方史诗传统与中国史诗学建设——钟敬文先生访谈录》，载《民族艺术》，2004（4）。

“叙事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类，因此，我国的史诗研究者还是努力将二者加以区分。叙事诗可以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而史诗往往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尚无能力征服自然的时代，不可能产生史诗。那时，亟须解决的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社会开始从野蛮时期迈入文明的门槛。这时，包括氏族、部落、族群在内的群体意识开始觉醒。

是关注群体的命运，还是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与爱情经历，这是我国区分史诗与叙事诗的重要标尺。无论是大型史诗，或是小型史诗，所关注的都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的事业与命运。史诗注重群体的意识、群体的观念、群体的荣誉、群体的利益。族群的事业与命运，是史诗世界的基础。在关系到部落、民族的生存与命运的事业中，英雄史诗把“处于英雄时代情况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现出来”，一部优秀的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①

与一般的叙事诗不同的是，史诗具有宏伟性与神圣性。这种宏伟性与神圣性，体现在史诗文本中，更体现在史诗的演唱活动之中。在叙事方式与叙事结构方面，史诗与一般的叙事诗也有很大的不同。史诗对于人与事的叙述，是庄严的、宏观的，采取“全能叙事视角”，即史诗叙述者洞晓史诗中所有事件及所有人物的来龙去脉，既知道他们的过去，又预知他们的未来。史诗中发生在不同空间——如三界（天界、人间、地下）、发生在不同国家与地域、发生在不同时间——如遥远古代及跨越漫长时代的一切事物，都在史诗叙述者的视角之内。此外，与一般的叙事诗相比较，史诗所包容的信息量要大得多，史诗的内容和文化底蕴也要丰富得多。史诗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融进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及谚语等。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是一座民族民间的文学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

世界各国人民都把本国的史诗视为民族的象征、国家的光荣和骄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131页、1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傲。两千多年来,希腊人民一直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视为希腊至高无上的荣光;德国人民以《尼伯龙根之歌》为骄傲;印度人民则把《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视作国宝;芬兰人民更是把《卡勒瓦拉》看作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史诗集中体现民族文化的传统,史诗是民族文化的旗帜。史诗在民族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它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我国北方英雄史诗带

我国是一个史诗蕴藏量极为丰富的国家,约有各类史诗三百余部,它们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流传着一批内容古老、风格质朴的原始性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它们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南方原始性史诗相比较,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史诗蕴藏量更为丰富,且多为宏伟的英雄史诗。在我国东起黑龙江、西至天山、南抵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域,英雄史诗特别发达。我国的绝大多数英雄史诗,均分布于这一地域,形成了一条包括我国东北、西北以及青藏高原在内的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

我国北方民族史诗带内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若按语系划分,他们主要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包括三个语族,即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一通古斯语族。我国的突厥语民族主要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裕固族和撒拉族;蒙古语民族包括蒙古族、达斡尔族、东乡族、保安族和土族;满一通古斯语民族包括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锡伯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享有盛誉的我国三大英雄史诗——蒙、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均分布在北方英雄史诗带之内。这三大史诗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篇幅浩瀚,内容丰富而古老,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这三大英雄史诗是我国史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学中的瑰宝,而且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我国北方民族英雄史诗带内，分布着两大史诗群——蒙古英雄史诗群和突厥英雄史诗群。蒙古史诗与突厥史诗，在世界史诗界具有广泛的影响。蒙古英雄史诗群和突厥英雄史诗群，包含的史诗群数量众多，仅流传于我国北方与西北地区的就约有二三百部。这些史诗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诉说着民族坎坷的命运，热情地歌颂英雄的丰功伟绩。

我国英雄史诗形成的年代不同，有的十分古老。如《乌古斯传》、《考交加什》、《艾尔托什吐克》等都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的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陶干希尔门汗》、《阿贵乌兰汗》、《那仁汗传》、《喜热图莫尔根》等古老的蒙古族英雄史诗中，通过勇士与妖魔（蟒古斯）的斗争，反映了氏族和部落复仇战争。而如《江格尔》与《玛纳斯》等巨型史诗，形成的年代相对较晚，所反映的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征战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我国北方英雄史诗带的形成，与生活在这一地域内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蒙古族人民、突厥语族人民及藏族人民的祖先，都曾长期以草原游牧为生。精于骑射的游牧民们，骑着骏马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驰骋。他们日行百里，居无定所，逐水草而行。草原上的狂飙、暴风雪、严寒及酷暑，铸造了他们剽悍的性格；自古以来，为争夺草场与畜群，为争夺生活空间，氏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征战，连绵不断。频繁的拼死搏杀，造就了他们英勇善战的本领。在征战中，一些部落的首领勇猛过人，他们既保全了本部落的民众和畜群的安全，又为本部落掠夺回来畜群、财富和奴隶，他们被本部落的民众视为英雄，在其他部落中也享有声誉。赞颂这些部落首领英雄事迹的传说，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在草原上传开。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歌颂征战中的英雄传说、英雄歌谣、英雄叙事诗歌的数量十分可观。这些歌颂英雄的传说和诗歌，成为英雄史诗形成的重要材料。

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十分广阔。平日牧民分散放牧，但是，每遇婚丧嫁娶、喜庆佳节，牧民便会从四面八方策马而来，欢聚一堂。在群众性聚会中，白天举行赛马、刁羊、射箭等项群众娱乐性比赛活

动,晚上则经常举行史诗的演唱活动。民间艺人声情并茂地演唱史诗,以虔诚之心歌颂英雄,他们的演唱深深地扣动听众的心弦。

北方游牧民族自古沿袭下来的这种有分有合、有聚有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为英雄史诗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文化传统而言,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善于以诗言情,以诗叙事。在这些民族中,涌现出数以万计的具有很强即兴创作能力的民间艺人。悠久、丰厚的诗歌传统,是史诗形成、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由于北方民族具有形成英雄史诗的沃土,具有英雄史诗传播的良好条件,具有丰厚的诗歌传统,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才能够如此的兴盛、发达。

二、我国北方英雄史诗的特点

我国北方民族英雄史诗分布于不同的地域,流传于不同的民族之中。这些史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然而,如果将我国的史诗与大多数国外史诗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北方英雄史诗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活态”史诗

西方的史诗,无论是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纪》,或是欧洲史诗《贝奥武夫》、《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卡勒瓦拉》等,均为书面史诗。东方著名的英雄史诗,如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亚美尼亚的《沙逊的大卫》等,亦是书面史诗。这些书面史诗,由于较早地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现在基本上已不在民众中口头传承。

而我国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除极少数为书面史诗^①之外,绝大

^① 我国的书面史诗数量较少,如维吾尔古老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发现有15世纪的手抄本。有些史诗较早书面化,如北京版本刻本《格斯尔传》(蒙文、散文体)成书于1716年。但是,《格斯尔》至今仍在蒙古民众中传唱。

多数史诗为口承史诗，即这些史诗至今仍在民众中口耳相传，是活着的史诗。从流传形态方面来看，我国的史诗是“活形态”史诗。这是我国史诗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北方民族英雄史诗的主要特点。

以我国的三大史诗为例，虽然有手抄本、木刻本在流传，甚至有正式出版的书面史诗文本在流传，然而，在藏族地区，史诗《格萨尔》的演唱活动依然兴盛不衰。在蒙古人游牧的草原，在柯尔克孜人居住的深山，史诗《江格尔》与《玛纳斯》的演唱活动，在民族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

史诗有纯韵文体史诗与散韵结合体史诗。前者采用“演唱形式”，民间艺人在演唱史诗时，从头唱到尾，中间没有讲的部分。后者是采用“说唱形式”，有唱有讲。民间艺人演唱史诗，有采用乐器伴奏的，例如，有的蒙古族艺人演唱《格斯尔》韵文部分时，用陶布舒尔琴（三弦琴）伴奏，自拉自唱。但是，绝大多数民间艺人演唱史诗不用乐器伴奏。史诗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感，史诗内容情节的跌宕起伏，主要靠演唱者的面部表情、手势以及演唱曲调加以表现。

“活态”史诗的传承，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有记忆力超凡、才华出众的史诗演唱者——民间艺人；二是有痴迷于史诗的听众。史诗传播活动的主体是民间艺人与听众，而听众的作用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听众是口承史诗传承的灵魂。史诗是一个以文学审美价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复合体。然而，史诗的文学审美价值、认识价值、思想价值、教育价值、消遣娱乐价值等，实质上仅仅是“潜价值”。只有当史诗的接受者——听众接受史诗，史诗的“潜价值”才能发挥作用，产生效应。听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的审美理想、憧憬与愿望以及他们对于史诗的理解，直接影响着民间艺人的即兴创作与演唱内容。听众也直接参与了史诗的创作活动。可以说，没有听众，史诗不可能形成、发展，没有听众，史诗也不可能流传至今。从这层意义上讲，听众是史诗的生命。

史诗只要在民间口头流传，它就会发展，会发生变异。史诗在漫长的口头传承过程中，各个时代的史诗演唱艺人都不断地在史诗中加进自己的即兴创作成分，因而，每部史诗都有多种异文，各种异文在

内容上有别，艺术风格有异。

藏族史诗《格萨尔》部数最多，流传地域十分广阔。流传于不同国家、不同的民族的《格萨尔》，内容和风格差异很大。藏族人民中流传着一则民谚：“岭国每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这则民谚极为形象地说明了《格萨尔》异文的丰富性。以突厥著名史诗《阿勒帕米斯》为例，它广泛流传于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土库曼以及卡拉卡勒帕克等许多民族之中，仅在乌兹别克民族中，就有九种异文。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在国内外也有几十种异文存在，仅在我国就搜集到四十多种《玛纳斯》的异文。蒙古史诗《江格尔》的异文亦相当丰富，其中传统篇章《洪古尔的婚事》，情节与细节有明显不同的异文有九种之多。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史诗的流传年代悠久，流传地域又十分广阔，加之历经不同师承、不同阅历的民间艺人的创作和润色，可以说，有多少演唱史诗的民间艺人，就有多少种史诗的异文。即使是同一位民间艺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所演唱的同一部史诗，内容也不尽相同。

（二）史诗的神圣性

史诗是文学作品，具有审美功能；一个民族的口承史诗，是这个民族的无文字的历史和无文字的文化史，具有认识功能；史诗颂扬英雄主义，抨击邪恶势力，爱憎情感鲜明，具有教育功能；史诗的演唱活动大多在喜庆佳节时举行。从四面八方聚集一堂的牧民，白天举行赛马、刁羊、摔跤等项比赛，晚上则通宵达旦地听歌手演唱史诗，史诗演唱活动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现在的史诗演唱活动，男女老少均可以参加，仪式与各种禁忌有削弱的趋势，在有的民族和地区，仪式与各种禁忌已基本消失。然而，史诗的演唱活动与一般性的民间演唱活动不同，它具有庄严性与神圣性。在文学家来看，史诗是文学作品。然而，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史诗是民族的“圣经”，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神怪性。人民群众相信史诗具有神力，通过杰出史诗演唱家的演唱活动，史诗的神力就会显现出来。过去有些柯尔克孜牧民家里的人或畜生病，便请玛纳斯奇来演唱一段《玛纳斯》，他们相信《玛纳斯》